

如東文史稿選

第一期 (总第5期)

内部资料

政协如东县委员会文史办公室 编

1989年6月10日

兰州解放前后国民党部队崩溃

经过的情况 片段回忆

彭月翔

兰州为我国大西北的重镇，古有金城之称。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战略地位都很重要。南有皋兰山、狗娃山一带山地为屏障，河北有白塔山为依托。解放前，黄河两岸只有一条古老的铁桥相通，攻守均不易。能否确保兰州的安全，关系到战局的胜负和大西北的前途与命运。由于蒋介石集团掀起的反人民战争不得人心，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1949年4、5月间，南京和上海均已相继解放，国民党部队由攻势转为守势，在各个战场节节败退。长江防线已崩溃，5月间西北胡宗南部队也已放弃西安，退守汉中、沿秦岭南至徽县一带布防，仅在凤翔至宝鸡留置一部。国民党政府已撤退至兰州。原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离职率领和平谈判团前往北平进行和谈。国民党政府蒋介石集团出于反共反人民的需要，企图抑制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北进军，特任命马步芳为两北军政长官，因与宁夏马鸿逵封建集团为争夺甘肃省地、青海与宁夏两个封建集团争权夺利，矛盾重重。人民解放军第一野

战军在彭总的指挥下，解放西安咸阳后，以压倒的优势，统率王震、许光达、杨得志三个兵团分三路，沿着西兰公路两侧向兰州进军。国民党部队在青海马继援指挥下，在咸阳一线节节败退。兰州战役开始前，所谓“西北联防”早已破裂，青海马家军逐次退守兰州，企图自保。已成强弩之末。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势下，从外围层层包围了兰州，在步炮兵协同下，经过激烈的战斗，突破马家军在狗娃山的阵地；同时解放军南路部队扫除了地方团队兼程前进。解放军采取大包围的攻势包围了西宁。这样国民党马家军被灭亡的命运已不可逆转了。值此纪念兰州解放40周年之际，谨将兰州解放前后国民党部队崩溃经过的情况，就我记忆所及，并参考了有关文史资料真实地反映如下几个片断，以供史家参考。

一、“享堂会议”与郭寄嶠离开兰州

所谓“享堂会议”是马步芳与马鸿逵二人约定在青海享堂开会，密商互相保荐，由马步芳当两北军政长官，马鸿逵任甘肃省主席兼任付军政长官，排挤郭寄嶠夺取甘肃地盘。当时郭寄嶠是甘肃省主席代理西北军政长官职务。郭慑于西马的威胁，以接洽军火为由悄悄离开兰州去了广州。当时郭并没有多大的实力，但也不是无所作为的人，他本来就是一个出名的政治军事实干家，为蒋介石、陈诚等人所信任，认为他是一个杰出的人才。据我所知，他在西北工作期间，与张治中合作得很好。张治中到北平后，曾派屈武回西北带信给他，请他“在西北好自为之”。解放后，在西安，张又询问我有关他的情况。郭寄嶠在甘肃省任主席期间，很重视地方安定团结，提拔和起用了不少地方人才，为地方服务。对加强地方自卫，改善省保安团队的待遇以及

为地方公益，办了几件实事。他到了广州后，住在郭忏家里。后来又随蒋介石等人到了重庆，但仍关心西北的情况，与长官公署保持联系，直到酒泉起义为止。重庆解放前夕，他又随蒋介石逃往台湾，被蒋介石重用。历任军政要职。据了解，此人现尚健在，仍在台湾任国大代表和评议委员会委员等职。

二、青海、宁夏两马为争夺甘肃地盘勾心斗角

矛盾重重 深不可解

马步芳任西北军政长官后不久，国民党政府又提升刘任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提升马继援为副长官兼八十二军军长。对长官公署各处幕僚人员基本上没有调动。正在人们考虑这个去向的时候，刘任出西宣布“各安其位，照常工作”。公署秘书长空缺派青海马骥担任，从此公署内部各种重要事务，都先经过他再公布于众。此外，还派荣含章（陆大特五期毕业）为少将高参，派原青海驻兰州办事处处长赵琰（南京军校第十期毕业）担任兰州警备司令一职。

以上人事安排，从表面上看来，稳定了马步芳封建集团独揽西北军政大权的局西。马步芳踌躇满志，认为先人没有办到的事，他都办到了，自诩为西北的支柱。连日在兰州举行大小宴会，演戏以招待前来祝贺的亲信高级官员和其他青海来的著名人士以及宗教领袖等，搞得很热闹。记得当时驻在口哈密的马呈祥军长和在陇东的马继援军长及其夫人、岳丈等都来兰州参加庆祝活动，并秘密商谈了关于甘肃省主席的人事安排。同时，还组织了一个慰问团，派少将参议李学漠（原为宁夏专员）为慰问团团长，我作为公署副参谋长代表公署到前方，犒赏了各部队官兵、后方医院的负伤官兵。每人一律银元一块。

校停的伤员我当面告知医院照发一块钱。估计这笔稿费约在十八、九万元左右。具体的事情由李学模办理，我就先回兰州。

另外，据青海文史资料记载，马步芳又暗中指使青海高文元以祝贺马步芳升任长官为由，在青海纠集部属和地方著名人士组成一个所谓青海代表团，携带搜刮到的民脂民膏及军马三千五百匹前来表示祝贺。他们原来打算分送马鸿逵军马五百匹，在马步芳的阻止下发生了变化。同时，他又准备好汽车安排青海代表团于第二天中午前离开兰州回西宁；另一方面，马鸿逵原定邀请青海代表团在兰州西北大厦吃西餐，并准备送给每人一件毛货衣料，这都被阻止没能实现。据说衣料送到青海后被扣放在仓库内未发。

由于两马争权夺利矛盾深不可解，马鸿逵大发牢骚，向中央诉苦。国民党曾派阎锡山出西协调两马关系，邀请马步芳、马鸿逵、胡宗南等人到广州开会。在会上，阎锡山采取折衷说服的办法，提出甘肃省主席仍由马鸿逵担任，马步芳对此虽然心里不满，但在会上却不能表示让步，并达成了西北联防协议。可在回防后，由于发生了新的矛盾，这就使“西北联防”成为一纸空文。我乘马步芳去广州开会机会将三处张处来信给郭寄峰。鉴于各方面矛盾复杂，建议郭不要再到胡宗南那里去参加工作了。后来我在兰州接到他的电话，他说，这是胡宗南的意见。

二、马步芳为挽救颓势，召开

静宁会议与西北联防破产

所谓面北联防协议，即根据广州会议达成的协议精神，由马鸿逵

担任甘肃省主席兼副长官，组建了由马继援统一指挥的宁夏兵团、青海陇东兵团和甘肃的陇南兵团，辖蒋云台、陈倬两个师、工兵独立团，还配属甘肃省一个保安团，总共十多万，企图反攻咸阳，恢复关中。却遭到人民解放军的迎头痛击，节节败退，逐次退守邠州一带。而马继援以长官部名义召开会议，企图反攻咸阳。与会的军师长们认为马继援年轻识浅，没有指挥能力，同时也鉴于前两次失败的教训，惟恐损伤自己的羽毛，无结果而散会。事实上，宁夏兵团只听马鸿逵的命令，叫他压一下就压一下，如到了平凉附近即先期退回宁夏，麟武一带去了。王治岐指挥的陇南兵团也节节败退到天水以南，与长官公署失去联系，剩下来的仅有马继援直接指挥的八十二军等部队。

这时，马步芳为挽回颓势，急忙在静宁召开会议，妄图挣扎。但是，宁夏马鸿逵部已先期退入麟武一带。所谓中央军和王治岐部亦潜赴天水沿线不敢露头。虽马步芳迭次电令召集会议，他们都借故推托不去参加。由于青海和宁夏两马及与中央军之间重重矛盾深不可解，所以那次会议实际上是无结果而散。所谓“西北联防”即变成一纸空文而解体。这时马步芳鉴于处境恶劣困难重重，决定改变初衷，以图再举。他就命令八十二军所属部队先撤退定西，自己率领一部队人员先回兰州。但马继援年轻急躁，坚持在原地抵抗到底，并于1949年6月下旬，召集自己直属部队团长以上亲信会议，决心部署部属先后集结在固关、关山岭、庄浪、隆德一带布防，实行坚壁清野，强迫民众疏散马鹿镇，企图继续顽抗。不久，固关主阵地被人民解放军突破，守将马威贤旅长也身受负伤。在激烈战斗后，马军惨败固关，伤亡重大，不得不退守兰州，被俘的官兵都被遣送回家。解放军乘胜

前进于8月17日包围了兰州。同时解放军南路部队分由民和乐都及循化、化龙两路进军于9月上旬包围了西宁。西宁解放前夕，马步芳又乘飞机从兰州回到西宁。后又乘陈纳德的飞机，同马步青、马骥等十多人逃往重庆。临走时电话通知刘任指挥部队。此时，马继援也从黄河以北的小路逃窜到永登，然后回到西宁，最后也乘飞机逃走了。这时马家封建集团就全西崩溃瓦解了，同时西宁也宣告解放。

四、兰州解放前的紧张情况 人心惶惶

马步芳回到兰州后，急忙组织抢运商家囤积的高档物资以及电台等重军军械到西宁待用，这种突然下达的任务给甘肃省、市政府增加了不少的压力。因此，他们纷纷前来长官公署请示办法。记得公署派我主持举行了一次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丁宜中、八庙区曾司令等人。会上研究和部署了有关抢运物资的具体方法。决定凡是属于省、市政府系统管理的，由省政府负责雇商车抢运，关于重要军用物资，大概是由八庙区派军车负责抢运，至于像陈纳德、陈纳德、陈纳德、陈纳德，由特派中将张高参负责抢运到青海塔儿寺安放。大概先后忙碌了一周多的时间才把抢运工作告一段落。此时距兰州战役还有一个月时间，很明显，这种情况可见马步芳多么神云鬼不定地还想作最后的挣扎。

五、马继援部固关惨败狼狽退守兰州

长官公署转移黄河以北指挥

马继援部退守兰州后，即在东岗铺、皋兰山、狗娃山一带布置防守，并大量抓丁补充。例如^{兰州}兰州市有一个武装壮丁队在东岗头被马继援部缴械，以补充他的部队。在黄河以北由长官公署直接指挥的周嘉彬的一个军。褚沈芝荪、刘漫天（刘师是新成立的一个师，新兵较多）的两个师。在北塔山一带担任河防其他还有黄祖薰的一个军两个师及保安副司令王孔安等人指挥的两个保安团。甘肃省政府的警卫大队等地方武装，控制在武威附近地区构筑工事为总预备队，并派出警戒部队巩固后方的安全。在兰州战役打响前，国民党部队防御大体是这样。

人民解放军占领固关后，乘胜分两路向西挺进，于8月初即开始围攻兰州马军的阵地。战况激烈。据说马军伤亡甚大，在长官公署8月的军事汇报上，^马马秘书长传达了马继援的通知，要求长官部转移到黄河以北去，防止五泉山那边的炮火打入长官公署。同时又说，他要到宁夏去与马鸿逵联系。但没有见到他何时回来。长官公署接到这个通知后，紧急讨论决定转移地点，按照副长官刘任的意见，一部分指挥人员先去黄河北他的家垦办公，但后来逐步撤退到永登及武威指挥。刘任决定公署各单位和八补区等有关部门以及所有家眷，向张掖、酒泉两地疏散。疏散时，只有刘任的家眷（他的二夫人）转移到西宁去。后来，解放军南路部队围攻西宁，情况紧张，刘任很着急。钱瑛议派办公室少校参谋张建群去联系，刘任则先退知了青海方面。张参谋冒着生命危险终于把刘的家眷接回来了。刘的家眷回来说，若不是张参谋去接她，她是不能回来了。人民解放军如此神速进军，采取大包围的攻势包围西宁，边是马步芳父子等人出乎意料的。同时也决定了马家军的全面崩溃瓦解已属不

可逆转了。

长官公署和八补区的各单位所有家眷由军车日夜散到张掖。酒泉后方办事处的工作日趋繁重起来。这时刘任派我到张掖去主持工作。但没在指示什么？我稍作准备，定于第二天（即兰州解放前第二天）一早出发去张掖。为防止路上发生意外事故，我与宪兵团长曹淑西通电话。请他派一班人随我出发。他当即答应派了他的第三营营长率领一个班的人随行。记得我与曹团长通话不久，他又来电约我到兰州城里走一走。我当时想就要离开兰州了，到城里去看看也好。他即来长官部我的办公室一同出发。我们两人来到兰州警备部驻地，发现赵兢在一个院子。看守二十来个人。赵兢看到了我们两人走来，就惊问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没有回答就匆匆离开那里。曹淑西要我到城里去看看是一件好事，使我更多地了解到一点情况。当时正是兰州市很紧张的时候，有钱有势的和有办法的人大多数向青海西宁和甘肃河西走廊或酒泉等地隐蔽起来了。一般的劳动群众大多被马部抓去补充兵员或抓去做苦役。

这天晚上，我又通知兰州市电报局局长王正伟（江苏镇江人）告诉他。我要到张掖去。为保证前后方通讯畅通无阻，建议他也到后方去。当即得到他的同意。第二天上午出发到武威。后来一直到酒泉起义，他都亲自守着电话机工作。由于兰州电报局的工作人员艰苦努力和王局长的日夜掌握，前后方的通讯联系，所以得以与长官公署保持密切联系，保证了前后方通信畅通。王局长等人的认真负责精神和优良作风，是值得称道的。

六、奉派主持张掖后方办事处

业务的情况

我按预订日期乘车出发去张掖。办公室的床铺、写字台等一些家具，命令张参谋都留下，不准带走。我说我们还要回来的，买行轻装登程。沿路经过永登、古浪等地都停车与县政府联系，请各县重视维持地方安定和支援前方作战。到了武威，这里是甘肃河西走廊第一个较大的城市。我曾接受骑兵分校主任的招待，住到他那里，他是要准备到重庆去的。他介绍了该校教务处长（军校骑兵科毕业姓名已忘）与我见面，了解了该校的人员编制等一些情况。第二天一早继续前进，完兵团的一个班到了武威后即归还建制。我等继续向张掖前进，沿途经过隆昌、山丹等地，没有停留多久，于下午便顺利地到了设在张掖的公署后方办事处。这里是甘肃河西走廊第二个较大的城市。人口稀少，市场萧条，人民生活十分艰苦。没几天，长官公署各处室、政治部、第八补给区驻地以及公署常备军的戏剧团等等，都相继由兰州转移到这里。留在前方指挥所的人员只有刘任、彭铭鼎、政治部主任上官业佑、张焕其处长等人。原任张掖办事处处长孙耀武（挂名的军法处长）调往酒泉工作。办事处任务较繁重，幸和少将参议洪世泰、李学漠等人在一起，得到他们很多帮助。

回忆当年，我们主要办理了以下几件事，张掖这个地方，北与内蒙交界，南靠祁连山很近，所以称为军事要地。我们加强了张掖外圈的警戒，在张掖以东五公里与内蒙交界的地方，由公署警卫团派出一个连负责警戒并维护后方交通和通信安全。

派少将参议李学漠任张掖城防指挥，负责城内治安，防止破坏袭击，并收容由西子退下来的散兵游勇，劝解他们回家把武器留下。

派公署第三处参谋二人察看张掖以西的祁连山至民乐一带地形和几个山口通道兵要地理（标记在五万分一地图上），这个工作做得很好。后来刘任到张掖时，也利用这个地图来指挥。

与武威前方指挥所刘任、彭铭鼎等人经常保持联系，并将办事处的工作情况随时告知他们。

以长官公署名义，通过河西警备总部，加强对酒泉飞机场的管理并控制机要。未经批准，不得上机，要求注意机场的警戒和秩序。此外，还根据刘任的电话通知，命令玉门油矿加速研究制造润滑油，以供应前方军车的需要。以上两项事情，他们都一一照办的。

根据前方指挥所的通知，令我迅速到高台附近预备阵地。我当即与张述群参谋，前往高台县会见了县长（姓名已忘记）决定了阵地线，并请该县发动民力构筑工事。我当晚即回到张掖，第二天即由李学谦前去实地指导构筑。

这时，情况一天比一天紧张起来。9月份从西宁方面逃出来的人逐渐多起来，并继续向酒泉方向逃跑。记得有一个国民党的中委焦易堂，还有河南省张妨的老大也逃到张掖来住在旅馆里，曾派人到办事处请求援助路费。我们经过考虑后，以长官部的名义照顾了两张飞机票的钱。这些人大概都逃往四川去（据说，张妨本人在四川与川军谈什么和平问题）

另外，还有人曾在黄昏的时候向我办事处连续打枪散发，企图制造骚乱。第二天一早，我集中驻张掖的各处室、保安处工作人员，为了安定人心，防止再发生这种问题，出于责任心的驱使，我作了一次简要的讲话，情况无论怎样变化，如有人企图制造骚乱，向办事处打枪，有我们在这里，是个能得逞的。这件事发生的时间大概在武威部队撤退前两天。

以后就没有再发生这类事件。

前方不断变化。一天晚上大概八、九点钟，我又接到前方指挥所的通知，要求把住在张掖的家眷、公署各处室的工作人员，包括通信兵团等一些部队，即日向酒泉撤退。我先通知酒泉办事处和河西警备总部，请他们迅速安排家眷住地和单位办公场所。这天晚上又发生了新的情况，即人民解放军的一支部队在解放西宁后，已翻越祁连山口向甘肃民乐县挺进。在民乐的国民党骑兵分校的一个教练团被击破，该团团长在指挥抗击中被击毙（姓名已忘，骑兵学校毕业生）至此，国民党在武威的守军侧背均受威胁。此时前方指挥所命令刘漫天师长率领一支机动部队经过张掖，进行阻击。这个支队的方大队长（原属甘肃省警卫大队）曾向我报告情况说，刘师长因民乐已失守，坐在车上没有指挥阻击，便带领这支部队退回。

9月一天中午，刘任、彭铭鼎和军长周嘉彬等人先后到了张掖办事处。刘任到达张掖后先在他准备的办公室里休息了一下，并接见了来会见他的玉门油矿的客人。彭铭鼎在张掖吃午饭后先去了酒泉；周嘉彬军长与在重庆的蒋介石通了一次电话，可能是请示他个人的行动。后来我在酒泉一直没有见到他，可能乘飞机逃走了。

我因为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到最后才与张参谋等人离开张掖的。在我们正要离开时，骑兵分校又送来一批约几十支旧式步枪。我就命令送枪的人转交给张掖县政府收存。

我们在张掖虽然只有一个多月时间，但我觉得张掖是一个好地方。在撤退的时候，还是依依不舍地与它分别了！我们最后离开时是晚上9点多钟。在9月中旬的西北，天气已有凉意，汽车经过的公路上，都是来回抢运物资的军车。飞沙扬尘，遮着司机的视线看不到来车。交通甚

故没有发生。刘任坐的轿车驶经高台县附近，与对面冲来的运输卡车相撞。刘任面部受了重伤，流血不止。当即到高台县政府内包扎伤口，并请酒泉派来医生给他治疗。我的车子从公路旁便道驶达高台附近。有人出来告诉我刘任受伤的情况即下车前往县政府看望，见面后他没有说话，似乎处于昏迷状态。不多久医生赶到了，给他打针、吃药，并建议他到酒泉去治疗。他即离开高台前往酒泉接受治疗。

七、刘任车祸负伤 彭铭鼎临阵起义

刘任被撞伤后，彭铭鼎请我留在高台帮助指挥前方部队，我即留下。按照既定计划占领高台附近的预备阵地构筑工事。这时人民解放军占领张掖后没有立即前进，彭铭鼎则与张掖的人民解放军联系，积极准备起义活动。前后有两次到前方与解放军谈判，我没有表示反对，也没有顾问他们的事。此时与重庆方面通信仍保持畅通无阻。我即将刘任在高台撞伤的情况简要地向重庆国民党国防部电告，并没有请示什么问题。那时参谋所还有政治部主任上官亚哲，也在前方，请他附名发出。电报发出约两天时间，接到国防部复电命令我暂行主持长官公署的业务。我没有叫机要室转知各单位，因此长官公署的业务一如既往与彭铭鼎同办理。记得当时我同彭铭鼎两人同行酒泉长官公署办公的地方约（在肃州师范），还一同去看望了刘任。那天刘任仍在家里休养。可在第二天一早，他即乘飞机去了重庆。他留下一纸纸条，请我负责主持长官公署业务。他到重庆后没有和我联系过。

刘任离开酒泉后，彭铭鼎请我留在西北参加起义。据说，新疆陶峙岳老师也有此意。不久解放军代表刘振世到了酒泉，与我见了面，并谈

在

了許多关于起义的问题，我大勢所趋，人心所向的关键时刻，决定留在西北于1949年9月26日参加起义，归向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脱离一切关系。

关于酒泉起义的经过情况，已有 另文登载在《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第19期，不再叙述。

八、谈两点认识

值此 兰州解放40周年之际，抚今思昔感慨良深。慨略谈两点认识。作为纪念。

一、国民党反动集团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掀起了反人民的战争。确实是不容人心的。所以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造成分崩离析。以至不可收拾。所谓“师出无名”。“逆天而亡”。由此阐明“人心的向背是决定的因素”。导致了节节败退，无可奈何地退守到台湾海岛。客观上早就注定它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再以宁夏，青海两个封建集团而言。他们都是野心勃勃的封建军阀双方拥兵自卫，争权夺利，各自为己，用人唯亲。双方矛盾重重，不可解脱。他们都以拥护国民党中央为名。要官、要钱、要兵。残虐剥削人民，弄得民穷财尽，怨声载道。我从兰州到酒泉所见，赤地千里，百业凋敝。因此农民不能忍受反动政府的各种苛捐杂税和封建压迫，使得不少人弃家外出谋生。

二、大西北的解放，是兰州和西北各族人民获得新生的开始。

四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英勇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力帮助下，各族人民翻了国家的三人。他们不仅在政治上得到了翻身，经

济上也得到了翻身。现在团结友好在民族大家庭里，发展了农牧业，兴修水利，发展交通，开发地下宝藏，近还发动种草种树绿化荒山荒滩取得了可喜成就。在文化教育和科技方面，同样十分重视，所以使一个比较贫穷落后的西北地区，逐步改变成为目前欣欣向荣生机勃勃和日益富裕的大西北。就我所知，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实事求是的方针路线指引下，经过全党和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艰苦奋斗，改革创新，工农业、畜牧业各种生产和科技文化教育卫生各项事业，都出现了全面的发展。兰州市也已建设成为我国西北地区重工业的基地之一。我深信，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按照西北地区的特点，充分发挥地方优势，一定能建设成为一个以兰州为中心的繁荣昌盛的新兴经济特区。

当前，世界潮流已出现新的动向，台湾内部自蒋经国逝世以后，进入了一个政治经济的新时期。海峡两岸近四十年人为隔绝的僵持局面，已经开始在解冻。为此，我借此机会，寄语在台的旧时同学同僚和旧时老师们，顺应国情，顺应民心，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为建设祖国振兴中华，共同作出应有的贡献。

（写于1983年11月17日。

1989年6月2日第二次整理）

〔注：作者彭月翔曾任湖南省保安司令部保安处处长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少将副参谋长，解放后，曾任解放军第四副参谋长等职后调任江苏省委政协委员，如东县政协协会副主席等职，现离职休养。〕